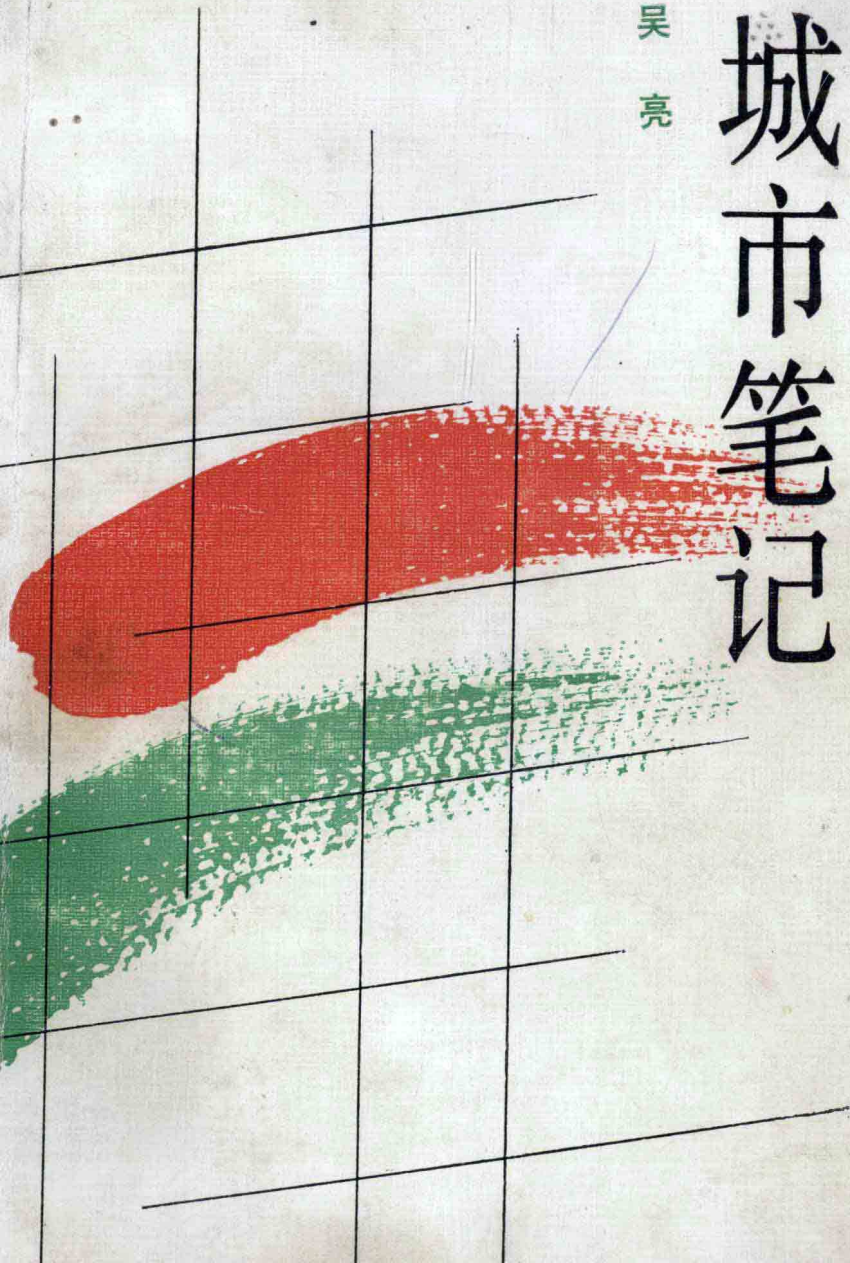


城市笔记

吴亮



城市笔记



责任编辑 李庆西 曹 洁

封面设计 张妙夫

城市笔记

吴 亮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625 插页2 字数142000 印数0001—1000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239-4/I·229 定 价：2.80 元

自序

此书的形成纯属偶然。它源于一次街头散步，突发的灵感一度使我难忘。在一九八五年的某一天我凭着回忆记下了那次突发的灵感，它就是《城市人：他的生态与心态》一文。半年之后，我才慢慢想到是否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写一本详细探讨城市生活的小册子。可是，我的疏懒竟使我在终于写完它的时候，已经是两年后的今天了。

此书由二十余篇彼此关联不太大的散论组成，若干观点还有重叠，那是我没有事先立提纲的缘故——一个问题已经涉及了，可是由于我的健忘，在另一篇文章中换种方式和口吻将它再重申了一遍。

不管怎样，它们都是我独立思考的结果。

此书愈写到后来，就愈流露出某种难抑的批判的意向。我感到我喜欢城市又厌恶城市，而且这种厌恶似乎在与日俱增。我不想问自己这是为什么，我只是意识到书中有这一倾向。

此书的写作，迫使我的思维常常要远离文学。直接将城市作为思想对象确是非常诱人的。在这过程里，我深感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城市在我面前陌生地涌现出来，进入一个重被触摸、重被经临、重被探索和重被说明的界域。为获得一种对城市现状、特性、潜势、趋向的了解和应付它所必需之对策的总体认识，我觉得有必要从各个层面来逐渐解决我所提出来的一系列的有关命题。

遗憾的是，这一点我做得太不能使自己满意了。所以我宁愿将它称之为一种“印象派”式的理论描述，它仅有的意义也许只是拥有某种提示性而已。

城市现象的“印象派”式描述大致上仰赖于某种诉诸于形象性的直观和洞察，它们显然建立在非统计和非调查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它依靠的仅是经验、介入和想象，纯粹是一种主观的陈述，它从头至尾没有涉及一条数据，也没有援引任何调查报导。此书并不试图研究城市的历史成因、演化、沿革、盛衰，也不试图研究城市的政治或司法体制、工业制造能力、企业组织、商业分布、文化设施等等的现状及种种十分具体迫切的城市现实问题，诸如交通、住房、公害、社会福利、公共安全等等。我所作的城市现象描述是建立在如下基点之上的；它只是承担了一种既成的现状，接受了一个无可规避的事实，容纳了我们所必须经临的存在；它在现状和事实的存在性包围中把注意力和观照的兴趣集中到生活于城市里的人们的一般生态和

心态等方面上来，与此同时它进一步把这种被感知所捕获的对城市人生态及心态的印象，与城市的结构、功能、历史地位、运行规律、法则等等方面的理解进行了必要的组合，所以它又是较有抽象意味的。

此书无意参与城市建设，它或许仅仅和文学艺术及现代生态哲学有某种关联，它可能为那些为了其他目的的城市学研究提供了某种文化心理的背景和主观经验的细节。

此书因这种印象描述而得来的形象性和可感性，会吸引部分关心这一问题的人们的注意；然而对愿意作进一步深究的人来说则显得过于耽溺于表象，过于凌乱和过于不严谨了。是的，这些情况我不想回避。不过我这里想附带指出，对这部分喜好抽象逻辑、热衷于严谨论证的人而言，他们的思维热情可能被导向另一个可靠的满足途径，即现成地去阅读一些权威性的关于城市学研究的专著，可是这类著作往往不会和此书的描述有关。

我寄希望的是：不要走向两极。要么沉湎于一大堆现象陈述，类似摄影机在街头匆匆摄下的影像；要么迷醉于一大堆知识性很强数据翔实的书籍里，只有各种对城市的概念了解却无一点切身的体察。因而，若能把此书中的现象描述提升为抽象思考，力图抓住城市生态及心态之大要，那显然会使一盘散沙似的表象陈述凝集起来，达到一

种统一，由此可以获得一个较为完整的城市印象，获得城市内在律动的把握，获得对城市文化精神的悟察。

此书不仅为我自己而作，而且为比我更年轻的城市人而作。

吴亮 1988年1月31日

目 录

80		目 录		一
001				二
001				三
自 序				四
081				五
181		第一编 城市生活		六
181				七
一	城市人：他的生态与心态	3		
二	城市与我们	15		
三	时间之妖	32		
四	空间之匣	42		
五	机械主义下的单向人	51		
六	广告神和它的信徒们	58		
七	商标傀儡和证券统治	66		
八	家庭孤岛和全球村	75		
九	现代家庭的困扰	87		

第二编 城市心态

一	陌生人流中的迷失和亲近	93
二	面具和角色	100
三	无背景、传统与改写价值	109
四	他人是镜子	119
五	因果律的沉落	126
六	一张充满邂逅的网	134
七	缺乏耐心的城市人	142
八	陷于盲目的城市人	151
九	嘈声中的孤寂	161

38		三
39		四
40		五
41		六
42		七
43		八
44		九
45		十
46		十一
47		十二
48		十三
49		十四
50		十五
51		十六
52		十七
53		十八
54		十九
55		二十
56		二十一
57		二十二
58		二十三
59		二十四
60		二十五
61		二十六
62		二十七
63		二十八
64		二十九
65		三十
66		三十一
67		三十二
68		三十三
69		三十四
70		三十五
71		三十六
72		三十七
73		三十八
74		三十九
75		四十
76		四十一
77		四十二
78		四十三
79		四十四
80		四十五
81		四十六
82		四十七
83		四十八
84		四十九
85		五十
86		五十一
87		五十二
88		五十三
89		五十四
90		五十五
91		五十六
92		五十七
93		五十八
94		五十九
95		六十
96		六十一
97		六十二
98		六十三
99		六十四
100		六十五

第三编 城市文化

一	无所不在的城市大众文化	169
二	自我陶醉：城市小众文化	176
三	一个语言化了的世界	182
四	一个崇拜视听和热衷于行动的时代	188
五	组织化的城市和个性化的文学	194
六	城市里的先锋派	203
七	都市里的画家们	210
八	色彩的丧失与重构	221
九	造型的再现	227

第一编

城市生活

第一章

城市土地

一 城市人：他的生态与心态

陌生的脸——无背景、首次接触和面具——
角色之更替——依赖流水线——隐姓埋名的人
——作为横向模仿的时髦——城市的非个性化
——孤岛状态——全球村模型——当天新闻——
窗内戏剧——素不相识者的交流——权威的限度
及无能——充满机会和刺激的城市

城市现象是个很难下定义的现实：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点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

——菲利普·潘什梅尔

今年初秋的某天下午，我一个人匆匆地走在大街上，突然感到了一种惊奇：因为我发觉自己置身于陌生人的重围之中，而那熙熙攘攘的“陌生人的洪流”并没有与我敌对；相反，我还感到了可靠、依赖和安全。作为素不相识的一员，我也加入了这密密麻麻的人流，全是一张张陌生的脸，或是微笑，或是漠无表情。在每张脸的背后隐藏每

个人的行踪、身世、职业、动机、家庭、心境、近况以及他不可预知的未来。我于是意识到在我素来熟视无睹的城市中，存在着无以计数的日常戏剧；存在着无以计数的面具和那面具后的真相；存在着滚滚人流中的孤寂、盲目和相互模仿；存在着未明的计划、目标和行动；存在着斑驳绚丽或灰蒙蒙的色彩；存在着信赖、隔膜和神秘感；存在着迷惘、焦虑和不安定；存在着巨大的工程以及这一工程下无以计数的琐细情欲和小小的愿望。

疾驰而去的汽车、交臂而过的脸庞、因我们自己的匆匆步行而草草掠过的街头即景；还有在喧闹的公共场所无意间听到的几句对话、拜访朋友时向一个陌生人打听地址、排队购物时和邻近顾客的攀谈；还有偶尔读到的某条新闻、打开又关上的电视机，这些都构成了城市生活中的“瞬间性”。这种瞬间的生活感受使城市人的日常思维常常不连贯，为境况所左右，并时时有支离破碎之感。印象交替地也是临时性地依次在视野中出现又消逝，只留下淡淡的痕迹。城市人被这种“瞬间印象”所炫惑所困扰，过于频繁的变幻使他们缺乏持久而专一的注意力，造成城市人的相对不执着。求变和善变，使他们的情绪一直不稳定。

城市人经常处于“无背景”的状态之中。在一个新的社交场所露面，一切都要靠自我介绍或旁人的首次观察。由于不清楚一个人的来历和背景，城市人可以轻而易举地

重新塑造自我，进入一种他愿扮演、需要他扮演以及他能够扮演的角色。城市生活的“多场所性”，使人们可以从一个固定的评价圈子里走出，在另一个圈子里重获评价。城市生活的“无背景”状态也由不断的迁居和变换工作环境所造成，因为这可以使他们从既定的邻人关系和同事关系中解脱出来，投身到一个新的环境里去，于是一切都有了从头开始的可能。“无背景”使人不再受制于舆论偏见和因过失带来的麻烦，也使人不再满足于一个单一的形象或一个原有的形象。但是，“面具”也就因此产生了。

城市人的彬彬有礼、有节制有分寸的谈话、行为上的得体或高雅，都具有“面具”的特征。人与人的接触常常是“首次性”的，第一眼印象的重要使他们都清楚自己的举止谈吐必须和当前的场所、对象和环境要求相吻合。他们还要考虑被接触者的身份、趣味和教养程度，考虑被接触者需要自己成为何种面貌的人，以及自己打算给被接触者何种印象。这样，“面具”就变得异常错综复杂起来，人与人的关系也不再单纯了。

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一直周旋于各种角色之间，来回奔波和改变身份。在工厂里是一个技工和一个领薪人，在家中是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同时又是一个读者、观众、顾客，有时又成了技术指导者、会议代表或发言人，甚至还可能成为违反交通规则的被罚款者，一次偶然事件的目击

人和法庭作证人。城市生活的多样化把人不同程度地推到这么一种境况里：他长期地担任多种固定角色，偶尔也担任几项临时性的客串角色。在多种角色环境里，他会感到参照系远远不止一个，自己的行为很难有什么自主性。这种被各种需要和处境推动着的必然性，会使一个城市人陷于繁重的生活漩涡里，结果，“我究竟是谁”的问题也跟着出现了。“角色更替”虽然显示了城市生活的多地域性、多功能以及人际关系和文化生活的扩大，但也给人带来了不能自控、不由自主的烦恼。这种烦恼主要体现为个性的丧失和时间的匮乏。

在上述各种可能出现的角色中间，最持续不变的乃是城市人的职业角色。细密的分工和日复一日的固定操作，占据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并造成了他们的主要社会地位指标、评价标准和职业思维习惯。城市分工使每一个处于自己工作岗位上的人多少都有着单向度发展的倾向，这一倾向在不断重复的“流水线效应”下产生了连锁反响：片面、依赖性增强、个性被削弱和不自主性；当然，他们也享受了一种效率、一种有保障的不担风险的环境，个人的责任感下降了，被分散在流水线的每一个操作者身上。他们只是在一个集体里根据程序、规范和给予的条件与工具来工作，而很难显现出人的首创性和荣誉。

当黄昏降临，城市人带着疲惫和企业告别，投入滚滚

的下班人流里时，他的社会联系也暂时中断了。他在“陌生人的洪流”中是个不知姓名的人。是的，他也不知道川流不息从身旁匆匆地擦肩而过的人姓甚名甚。这种状态就是“隐名状态”。他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热闹的街头橱窗边、商店柜台边、电影院门口、餐馆或酒楼的舒适座椅上，都是一个“隐姓埋名的人”。他可以愤怒地与人争执厮骂，可以讨价还价，可以不顾礼仪，可以和素昧平生的人搭讪，也可以向一个漂亮的姑娘献献殷勤。总之，城市里的隐名状态提供了许多机会和便利，使人们可以违反自己的常态，做某些在固定社交圈内难以做到的事。因为没有一种切近的舆论可以限制他，他也不必处处小心谨慎——没有人认识他，知道他底细的人全不在身边。

“隐名状态”是城市生活高度流动性的结果。它使人具有不可思议的多种面貌和多种行为模式。一旦我们意外地发觉一个熟人在某一个场所做出惊讶的举动时，或许他正在得到宣泄，因为平时他过于约束自己了。

所谓的“无背景”、“角色更替”和“隐名状态”，都加速了城市人对传统的背叛。因为他们可以相对容易地隔断个人历史和家族渊源，隔断这种较为狭义的血缘上、地方语上和生活习惯上的“传统”。城市生活可以抹去原来地域上的差异，它不管你的上一代曾在何处栖息和谋生。城市生活的场景转换可以割裂传统，创造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固定不移的规矩和习俗在生活范围的“多场所”冲击下显得可有可无，无足轻重，于是传统对人的